

# 食金石力 养草木心

——读裘索《花所望》兼谈日华文学的新质

□陈庆杞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华文作家裘索的《花所望》，以花为途，为径，为舟，为楫，所望是一种观看取态，并无特定的对象与目标。目力所及，或远或近，无需深究。花所望，或许是斯人所望，又或者人与花并无二致，所望亦是同一。插花茶室，而如花在于野，观日日所见，而风景常新，方有日日是好日。所以《花所望》是修作的过程，有起点，但随时随地都可以是起点，而望之终点，则在视线之外，人于花草中看到静谧的力量。

## 自然风物与日式美学

不谈自然风物，何来日式美学。学者高桥千剑曾以花鸟风月谈日本史，可谓匠心别具。这个花鸟风月视域下的日本史中处处是中国文化的印痕，譬如梅花与樱花的“身份”历史与文化变迁，花从特指梅花到特指樱花。随时势流转，花来到民间，成为日本大众的日常喜好，灿若云霞的樱。“道边樱花树，身卑不宜愁。折樱置薪上，负春行于山”。

裘索《花所望》以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眼观、体悟，发诸为言语，落笔成文。她当然也赏樱，但《高原的岛樱老树》却生出与日式美学大异其趣的观樱所得。她看到的不仅是春和景明、舞动全城的时令之樱，更是夜樱老树，欣赏其老辣的美感。将樱与石进行嫁接，显然与裘索的职业性质有关。作为在中日法律界声名远扬的法律从业者，裘索将律师的社会性特征融于“食金石气”雅好，进而追索唐宋好石之风。遣唐使将中国文人的好石情怀移植到扶桑，镰仓时代的将军名流的庭院之枯山水更以赏石为要义，赏石，因而有立石僧。“花所望”原是日本的茶道用语，即茶主把茶室中侍花之趣让渡给茶客的一种礼法。日本的花道源于中国的佛前献花，从宗教性的供花，到室内立花、以至与茶道结合的抛入花，渐渐形成普及性的日常插花。在室则尊礼仪，在野则绽放心志。裘索独观岛樱老树，看落樱如雪。“世上再也没有一种花有下一场雪的气魄”。裘索看樱花，美在不惧凋零，美在痛快、气魄、气势，一扫日本文化中关于落樱的物哀之美，而颇有气象。

看花如此，观树又如何呢？松在中国文人世界中的象征意涵既稳定且越境横生。裘索独钟吴昌硕的书画，是性情使然，也是因缘造化。1926年，吴昌硕捐赠早稻田大学60幅书画作品，其中的松画尤为她所喜爱。刀法、笔力、风骨是裘索对艺术品理解的重要门径，显然得中国艺术趣味之正道。而日本对松树的尊崇却有另一番脉络。远至万叶时代，松就是东瀛的吉祥物，时至今日，日本新年元旦也是从装饰门松开始的，传说为了迎接天神的到来，松在日本的艺术领域当然有很多表现，但更突出的却是松在日本生活中的世俗化。以松为地名，以松为人名，比比皆是。在色彩的世界中，松叶色亦是时尚界的宠爱，在基色

上派生出衍生色系，诸如海松色、松茶色、海松蓝、黄海松蓝、蓝海松茶等。而听松风，以鉴辨，也属听风中最为风雅之事。爱松更是各有各的爱法，裘索能兼爱。它是风景，更是风骨；是植物，更是精神。

裘索观风物，深至苔藓。《芳径苔深不知归》一文从日常人情入题，从上海魔楼的苔藓入眼。如何养苔藓需要“度”与耐心。日本文学更以苔藓入诗。“浩布铺枕边，孤影对枕问，恋君君不见，枕边满苔茵。”日本人以“幽玄”“阴翳”为美，确实到了苔深不知归的地步了。裘索写青苔，由上海的日常而至万叶文学，又走入天城山、城崎海岸、富士山脚、亚马逊的原始森林，极大丰富了苔藓的审美层次感，延展了因物起兴的思维空间，在微物的细察与研究式的勘探中，发掘诗意与理趣。

《花所望》行文走笔自然，中日文化以及审美心理比较俯拾皆是，却不轻易调用大词。《最是橙黄橘绿时》从伊豆半岛上经营橘园的老夫妇，优雅地老去，而联想到往事。以时令的四季蜕变，思及人生年轮的嬗递，如何在老龄化社会中有尊严地老去，日本人与中国人的观念似乎并无多大不同。

## “文学伊豆”

《花所望》写自然风物，但须臾也不曾离开文学。裘索以伊豆半岛作为她的人生后花园，也将“文学伊豆”顺势带入。《花所望》首篇《城崎海岸天城山》即从文学日本开始谈起，伊豆半岛因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演员山口百惠、三浦友和而闻名于留日学生，裘索也由此开始与伊豆花草世界30年的互观与爱恋，以至疫情期间在伊豆隔离，也被别样的感受支配。重读《伊豆的舞女》——之前的阅读和百余次进出伊豆后的再读，裘索领略了文学文本与人生履历的反复静观与彼此照应之微妙，钟情于伊豆处处是伊豆，赏遍天下美景，但一往再往而至三往的，仍然是伊豆。以《早春二月河津樱》为例，裘索专程体验了《伊豆的舞女》中的人在天城山的行迹。与福田女士喜相逢，竟至深夜谈话，裘索得知川端康成不曾载入公共话语的闲话轶事，以及自杀的真正缘由。相较于“夜半无人私语时”“东船西舫悄无言”的相知相怜，异国陌生人彼此信任的“话聊”更体贴而动人。

《紫阳花开梅雨季》将古典时代的中日文学并置，以紫阳花的得名谈及中日文学的影响关系。紫阳花是日本本土物种，昔日遣唐使中的僧侣身着紫阳花印记的和服，怀揣紫阳花的种子来到杭州。然而，日语中的此花先有发音，以其整体偏蓝色系，称为“集真蓝”，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味狭蓝”“安治佐为”的汉字，后才搭配汉字“紫阳花”。曾任杭州刺史的中唐诗人白居易留下一宗有关紫阳花命名的悬念。“何年植

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白居易为招贤寺无名山花命名的背后还有故事。据有关查证，白居易称颂的紫阳花恐非原产日本的紫阳花，而另有它名，“紫丁香”。又有一说，紫阳花得名于《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美哉紫阳，色美形美故事美”。然而11世纪平安时代的宫廷女官紫式部钟爱白居易诗，是否直接受其影响难有定论。紫式部之“式部”出自其父亲的官职“式部丞”“式部大丞”应该无疑，但“紫”来源何处，作者之名由“藤式部”改成“紫式部”是致敬《白氏文集》的作者吗，或许是原因之一。

《花所望》是一部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语境中都能获得回响的自然物语，花鸟风月所荟集的生活美学。对中国文学而言，望而无所望的非功利，犹如悠然见南山，是其取境的上乘之处。在日本而言，花所望属茶道用语，礼与趣并重，以理性节制通往率真自然，插花的程式中，固然有主宾之分，但彼此互为让渡，达至共同的“所望”，花语即人语，一种无言的“和”的状态。

## 日华文学的新质

裘索在研习花道时，感受到来自艺术与自然融合带来的美感和喜悦，也在取舍有度、进退有序的花道茶道中感悟人生每一阶段的自然状态，与都市女子修习花道的日本电影《日日是好日》可谓取向相通。“日日是好日”并非天天都是美事、乐事，而是20岁的女大学生典子经历人生迷惘、困惑、失去、复得，从茶道中习得负重若轻、举轻若重、先形后心如此种种，至简而至高的道理。此中过程是训练，天天、日日、年年不断重复的简单仪轨，而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动作都以记忆的方式去自然感知——四季、虫鸣、风声、雨声，而不是从文字出发。“不要去思考，相信自己的手。”“雨天听雨，调动五官，全身投入，感受那一瞬间，雪天赏雪，夏天感受暑热，冬天体悟刺骨的寒冷。”于此，不妨说花所“望”就是日日是好日。

当日本文学与文化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日常瞬间，日华文学也呈现出新的质地：从都市到乡野，从倾诉到互视，从致用到无用。由于日本入境管理法的限制，构成新侨社会主体的主要是原留学生。早期留学生写作尚未深谙日本文化的深层性格，

以花为途，为径，为舟，为楫，所望是一种观看取态



裘索

往往“素描”“洋插队”生活，印象式的浮世绘者居多。此外，1980年代的日本以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留学生视野，留日生活主要挣扎于都市，求学另一面是谋生，因此以都市生活、单向言说、即时反应作为主要特征，以“知日”、“快”取胜，如此的书写取向在文化交流相对闭塞的时期往往会产生某些轰动效应。《上海人在东京》《东京没有爱情》《东京私人档案——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的书写诉求一目了然。

如果将《花所望》放置在日本华文学30年的历程中，《花所望》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从留学生文学到新侨文学的“语言转折”，对复苏日本的汉文传统，以及中日文学的历史亲缘，做了恰当而优美的呈现。“蔚花”、“花见”、“花事”、“并木”、“开催”等日式汉语的表达，唤醒读者特殊的语言体验。语言的转折亦可指作者有意识地选择语言及表达方式带来阅读感受的非目的性——草木心。裘索是著名律师，却能从犀利尖锐中转身为花鸟风月之文，其中的转圜自如来自她对艺术的修习与领悟。以“无用”为日华文学添新质，并非指新侨成为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后的“消闲的文学”，也无需排斥其他致用的书写，而是如裘索本人所言：“拈花惹草无甚大用，但无用就是大学问，所以还是做一些无用之用。就植物而言，它契合了我们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无须算计，无须争夺，无须防卫的那一部分，它负责善良和微笑。”最重要的是：“借花为名，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作者系华侨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



华文作家顾月华《宿命》

# 她的世界里有诗有画

□钱虹

《鼓》：“任你百般捶打敲打/不理/你这个疯子”，鼓的沉默坚韧与捶鼓人的疯狂击打一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充满艺术动感与画面感。另一首《窗的宿命》：“不发一言/在水车马龙的世界面前/守住主人的秘密”，没有生活的阅历与细致的观察，不会有这样人情练达的艺术感悟。还有这首《陨石》：“失落一颗寂寞的心/坠落凡尘/在另一个世界隐姓埋名”，寥寥数字，明写坠落凡尘的陨石，其实何尝不是失落在一别世界的人之心灵，以石喻心，以石衬人，设喻巧妙，形象生动。另一首《善念》：“身体里窜动的爱/如蚕蛹蛻变成/蝴蝶般的天使飞出去”，更是将原本抽象的概念，瞬间化作了美丽而又灵动的意象，“善念”成了人间最美妙的飞翔的天使，不由得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那幅让人遐思的《天使报喜》图。

## 抒情传统的延续

顾月华的诗，在诗歌体例上，属于类似汉俳一类的抒情小诗，一般以三句为限，但又不似汉俳那般固定刻板地受到“五七五”句式和字数的限制，也不像汉俳那样以抒情为主，讲究句句押韵。她的小诗，没有什么繁复的意象、拗口的辞句，虽轻盈而不艰涩，优美而不深奥，蕴有思想火花，含有人生哲理，使人感到可歌可吟。这类抒情小诗，曾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颇为流行，从冰心的《春水》《繁星》到“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诗作，大体上走的都是这条路子。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中国女诗人所擅长的抒情诗传统，逐渐为残酷的战争和严峻的社会现实所淹没；40年代后期虽有“九叶诗人”中的“二叶”——陈敬容、郑敏的出现，但她们充满哲思与意象的温婉声音，终究不敌《马凡陀山歌》《宝贝儿》之类时事打油诗的尖刻、粗犷与痛快淋漓，抒情小诗此后在中国遂陷于沉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席慕蓉诗的出现及其轰动效应，使人看到了这类抒情小诗在诗坛的复苏。如今顾月华捧出诗集《宿命》，或许再次验证了这类富有哲理与艺术感悟的“小诗体”在21世纪的蜕变与复兴。

顾月华唯恐其小诗的分量不够，怕撑不起一本书的厚度，便发挥其画家专长，每首诗配上一幅

形神兼备的素描画，使此书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相得益彰的诗画集。其实，她的小诗，自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诗情画意，这一点恐怕与她曾经专攻美术与油画的人生阅历有关。不信，请看这首《迷思》：“总有一个影子/左右不离/且生且灭，且灭且相随”，诗中嵌画，画中蕴诗，令人想起现代诗人戴望舒《雨巷》中的名句：“她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只不过，顾月华诗中的人与影不离不弃，相伴相生，始终相随。还有这首《日落》：“辉煌霞光拉开华丽帷幕/寂静和黑暗是闭幕后/真正的结局”，更是黄昏的晚霞斑斓辉煌之后化为大块黑暗的底色，将天光的结局（这何尝不是人生的结局）的悲观哲学演绎成了可感可观的具象。

## 乡愁的留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席慕蓉的抒情小诗曾经风靡华文世界，无论是奠定席慕蓉诗名的《七里香》也好，《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也罢，作者所反复吟诵的，无非是对逐渐逝去的青春岁月的频频回首，以及对自身所拥有的美满爱情的痴痴眷恋。这两种“惜春”的情绪体验几乎构成了席慕蓉诗的主要题材和抒情内容（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乡愁，如《七里香》集中的《隐痛》《乡愁》《出塞曲》《长城谣》诸篇，但这类乡愁诗在席慕蓉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与席慕蓉的诗作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以及诗歌意象比较单纯不同，顾月华的小诗中却有不少对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与悲剧性的揭示，如《高考》：“不是赌局的重新洗牌/是一场没有阎罗王参与的/重投人生”，将当今一年一度的高考对于青年人的人生重要性及其残酷性揭露无疑。再看《刀锋》：“锋利的钢刀是我征服人的武器/手起刀落削肉成片成丝成糜/当我穿上荷叶边的围裙时”。类似的小诗，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五味杂陈的人生真谛的洞悉与参悟，没有坎坷崎岖的人生阅历，还真写不出这样的诗。

于是，读顾月华的《宿命》，并不会让人如读一般的抒情小诗那般轻松惬意，人生本就不是浪漫的抒情曲。我觉得，它们就像一幅幅中国画，有许多留白，可供读者联想、沉思、移情和鉴赏；它们又像一幅幅大特写，有不少镜头，可让读者自由地拉近、推远、移动和定格。总而言之，读者可以尽情地借留白或特写化为读诗的情感与共鸣。（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

## 书讯

### 许倬云《三千年文明大变局》出版

近期，许倬云所著通俗历史读本《三千年文明大变局》由九州出版社和磨铁文化联合推出。《三千年文明大变局》以两条主线分别勾勒东西方文明三千年来发展的路线图：两者长期以来平行发展，也存在各自的“峰与谷”及转折点。本书从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两相对照的方式剖析了双方的成败因缘。许倬云以反思、审慎的态度，直

面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提出自己关于世界未来的期许。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华变）

### 骆以军随笔集《无限阅读》出版

《无限阅读》为骆以军十余年来的文论集结，收录他对现当代华文文学及外国经典作品的40篇文学评论。骆以军不仅分享自己的珍藏书单，更化身说书人将这些作品说得令人心驰神往，展现了作家对小说的热爱，同时也让读者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的感性认识。张爱玲、木心、莫言、王安忆、余华、朱天心、邱妙津、黄锦树、童伟格，一个个重

量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骆以军的诠释下熠熠生辉。

用华丽方式处理死亡的马尔克斯，以马赛克碎片拼贴拉美绝望哀愁的波拉尼奥，通过不在场旅者再造失落时间的黄锦树……40篇深度文章，以独到的角度进入作家们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带我们重新认识现当代小说所蕴藏的丰富性。（宋闻）

## 深沉灵动的诗思

有人曾说：“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艺术；散文是老年的艺术。”不管是否带有戏谑的意味，纵看文学史，确实享有诗名的大都是青年诗人，或许因为小说家和散文家需要丰富的阅历，尤其是散文，荡涤了岁月的波澜，积淀了人生的智慧，越老越醇厚。而看到顾月华的诗集《宿命》，收有她的诗歌近作200首，让我觉得那位评论家说的第一句话应当改为：“诗歌不是青年的艺术专利。”

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诗人。“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处处是生活，处处是诗歌。说得无道理。美国华文女作家顾月华就是最好的例证。例如这首



裘索花道作品

華聲

唐建武